

□李广华

跨越二十六年的回访

北国风光

执行主编 范永 责任编辑 阿荣
版式策划 杨慧军 制图 安宁 2022年5月26日 星期四

■邮箱 nmbgfg@163.com

26年前的初春，乍暖还寒，田野一片萧瑟。我们怀着一名新闻人的敏感和执着精神，紧盯发生在内蒙古大地上的一条新闻线索，步步跟进，克服种种困难，深入现场采访，撰写了《种树种到联合国》一文，报道时任达拉特旗树林召乡副乡长王果香带领乡亲们植树治沙，被联合国邀请去介绍经验的事迹。稿件刊发在1996年5月3日的《内蒙古日报》上，引起较大反响。后来，作品被评为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。再后来，该通讯又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教材初中《语文》课本。

教材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小觑，王果香收到的全国各地中学生来信，装满了三大麻袋。《种树种到联合国》一文的影响持续发酵，不下几十种书籍收录其中并予点评。

一般来讲，一个记者在新闻生涯中总会采访很多人，有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，而有些因为被采访者的品格，会深深地影响记者本人，不但不会被遗忘，甚至还会和采访对象成为好朋友。王果香便是不会被忘记的那部分人。

当年采访时，王果香42岁，年富力强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。一晃26年过去了，果香的境况如何，还有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吗？

几年前，我和内蒙古日报原副社长（当时未设副总编岗位）、也是本文的指导者李马钦商量，找时间，做一次对王果香的回访。李社长听后非常高兴，因为除了对文章作以指导外，他还与王果香是老乡，同为达拉特旗人，原本就熟悉。这样，他便开始运筹起来。后来每次见面，大家都会多多少少谈起此事，只是由于事务缠身，终未成行。倒也好，很像一坛老酒，我们与果香的情谊，又被多囤了几年的时光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显浓厚甘醇。

直到前两天，我们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一目标，决定再不能推迟了，利用周六周日休息，一定要实现心存几年的念想。于是，推掉手头的繁杂事务，从呼和浩特出发前往达拉特旗，去看望果香。

再不能推迟，还有另一层意思，那就是当年的我们都已经老了。从最初的采访到如今，呼和浩特的丁香花已开花落26次，那年种下的杨树，已长到直径一抱粗了；那会儿降生的婴儿，也该娶妻生子，朝壮年迈进。当年的老师李马钦今年79岁，已退休17年；本文的两位作者我和孙亚辉（内蒙古日报原总编辑）也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退休，离开了新闻岗位，步入老年大军的行列；为我们驾车服务的报社人力资源部主任刘军，也已五六十岁，他也是我过去许多文章线索的提供者和服务者，如《导游嘎丽娅》《伟大的爱情该是什么样》《弟弟》等都得到过他的帮助，名字虽未出现，但文章里的“军哥”朋友便指的是这位。

如果将此行称作“老年新闻回访团”，也着实不为过。

疫情当前，管理非常严格。经咨询，按防疫规定，返回呼和浩特必须持48小时内两次核酸阴性证明，而且，间隔要≥24小时，回来再做一次落地核酸检测。

5月20日傍晚临出发前，我们去做核酸检测，找到一处，队伍排得太长，又另寻他处，等赶到已经下班。我们只好赶往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，那里无论人多少我们都得做。一通扫码注册，终于可以做了。

我问前面排队的小姑娘，她说昨天做过，是鼻拭子。一听这话，我几乎汗都快下来了。我有个毛病，过去很多年，常流鼻血，而且是流起来很难止住，所以鼻子是我最不敢碰的地方。

别无选择，豁出去了！

两个小时的路程，一路观赏塞外春夏交替的景象，地貌和村舍，有些熟悉，有些尚显陌生。整个路途经过最有名的便是黄河，这闻名天下的河流，由于非雨季的原因，主河道的水流并不宽，刚刚冲刷完鄂尔多斯高原黄沙的河水，正在黄河几字形的顶部翻滚着朝下游流去。

出达拉特旗高速口，查验核酸检测报告，顺利通过。

5月21日上午，王果香刚好到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参加自治区举办的一个会议，并在会上发言。我们直接赶往会议举办地——达拉特旗乡村振兴学校与她见面。抵达时，会议还在进行

中，果香特意安排当年同她一起植树治沙的姐妹姜华迎候。

姜华为人热情，能说会唱，还是那么漂亮。当年采访时，她是果香事迹的主要讲述者之一。1999年春，自治区推荐果香参加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评选，国家人社部要求各省（自治区）去北京整理材料，人事厅找到报社要求支援，报社指派了我。这样，人事厅一名副处长带队，我和姜华一同前往北京。她的主要任务是需要时，现场提供事例，在一周的时间里，她为我讲过很多故事。她也不知道哪个有用，哪个没用。当时全国预选16名公务员，统一到北京整理上报材料，最终选定10人。之后，再从这10人中选出4人作典型发言。最终，王果香不仅入选了前10名，还成为了发言者。

会终于散了，果香笑盈盈地朝我们走来。

她身着一件红色的外褂，黑衬衣，黑裤子，黑皮鞋，庄重大气，远比当年穿得洋气多了。再仔细观察，似乎也没怎么老，精气神不减当年，还具有那个带领姐妹们植树治沙二姐的风采。见到她，一下子让我想起《种树种到联合国》发表后，她的事迹很快传开，三年后自治区确立她为重大典型，组成联合采访组再次报道，报社又派我前往，采访后我又写了篇《撑起绿荫的那棵树》，里面引用一首鄂尔多斯新民歌：树林召乡好地方，林茂粮丰果飘香。好领导，王果香，名字和家乡面貌一个样。

欢迎你们回家！果香朝我们走来，随口用了“回家”一词。

你还好吗？我问。

还好，老弟，多少年莫见了。熟悉的口音。

交流中，亚辉说起当年，有一天他女儿放学回家说：爸爸，我在课本上看到你的名字了。女儿学校还邀请亚辉去学校讲了半天。而我也有相关的事，我曾对女儿讲：爹真不好意思，紧赶慢赶没有赶上。我女儿比亚辉孩子高一届，没有学到这篇课文。

一位参加会议的旗政协领导也过来陪我们，他的第一句话是“种树种到联合国”。

真没想到，一篇通讯的标题，竟然成为鄂尔多斯人念叨了26年的口头禅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只要一提起王果香，总会把“种树种到联合国”这句话跟上。因为植树治沙，她三次被邀请去日内瓦、两次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，还去过巴西、伊朗等地参加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国际会议，交流经验。她也从一名副乡长一步步成长为达拉特旗副旗长、鄂尔多斯市政协副主席，因此，周围的人都习惯地称她为“王主席”，只有那些当年林工站的伙伴们还叫她“二姐”。

果香今年68岁，已退休4年，现住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，每日服伺87岁的婆婆，两个孩子早已成家立业。每天早晚接送孙子，比上班还忙。说这话时，她难掩内心的幸福。果香还兼任鄂尔多斯市治沙协会的会长，经常参加社会活动。

吃过午饭，她带我们参观几处树林召镇发展变化的亮点，在一处乡村振兴项目，以流转土地方式，集中建在沙地上的大棚内，密植的西红柿秧吊挂在棚架上，每枝上还结几只果。承包人在筹划下茬的种植项目，果香给大伙摘几个熟透的西红柿，她自己也随便擦擦咬了一口，红沙的果瓢完全显露出来，她笑眯眯地擦着嘴。霎时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带领乡亲们植树时，进农民家盘腿就坐在炕上的果香。

当晚，她请我们吃饭，并请来当年在林工站工作过的几位老同事坐陪。炖羊肉、烤羊排、油炸糕等当地特色菜上了满满一大桌，达拉特旗产的白酒，火辣绵醇。26年的友情融化在这高浓度的乙醇液体中，好像有讲不完的理由，一杯又一杯，姜华还唱了几首草原歌曲助兴，一如她当年去北京整理材料时的开朗爽快。

22日吃过早点，果香和姜华陪我们到达拉特旗人民医院去做核酸检测。本来果香是参加完会议要回去的，得知我们去看她，改变了计划，坚持把我们送走才回。中午我们在牧场用餐，果香和姜华又赶来相送。在一桌丰盛的菜肴中，我见到了多年有所耳闻，但从未品尝过的炖风干羊肉。乍一看，那道菜跟普通的炖羊肉类似，但吃到口里，感到肉质干爽，肉丝成条，有种风干的香味，既纯厚又浓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，恰似主人的一片诚意。

壬寅年的春夏之交，气候温和宜人，我们实现了对树林召和王果香的回和访。她既是一名治沙模范，也是一位新闻人物，更是我们无法忘怀的朋友。

清流叠翠
李昊天 摄

苏姑娘，听人说，街心公园吹笛子少女的雕像被移到商场门口了。你小时候咱们还在那儿照了张相呢，记得不？啊？被移到了那么热闹的地方？外地工作的我，10年来，第一次有如此长一段时间和父母朝夕相伴。

犹记得小时候，我妈单位的后院，斑斓的光穿过爬山虎，将报废车辆上的尘埃溅起；姥爷家的车棚，丁香花偷偷摸摸钻进去，散发着浓郁的香气；放学穿行的小公园，摆摊的老大爷带有方言的叫卖声。

哦，还有广场南边的街心公园。那时，可是年轻妈妈们带孩子玩耍的好去处。苏姑娘，小心台阶，膝盖刚好，别又摔了。苏姑娘，千万记住，别捉蜜蜂。4岁的我，爱跑也爱摔，爱抓蝴蝶，也被蜜蜂蜇过手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也喜欢我妈把她自己和我打扮得漂漂亮亮。但是我不喜欢照相。

摄影师，这个吹笛子少女的雕像真好看，是刚摆出的吧？就来这儿，给我和女儿照张相。听到我妈和专门为游客照相的人说这句话时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赶快跑。要照自己照，可不要加上我。不愧是我妈，把我了解得透透的。她一把揪住我的胳膊，用力压在她的大腿上对摄影师说：照！

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张照片：汉白玉雕成的少女端坐着，长发飘扬，裙裾齐膝。她歪着头若有所思地吹着笛子，脚下水波流淌，身旁飞鸟环绕。身后，树枝藤蔓交缠，如墨绿、青绿、石黄的油彩层层涂在掺着银线织成的蓝缎上。

我妈半坐在雕像的底座上，微笑着，齐肩的头发微卷，乳白色的泡泡袖衬衫系在黄黑格的高腰伞裙里，脚蹬一双半高跟鱼嘴白皮凉鞋。没错，现在看也是个时髦的小姐姐。她右手撑一把暗红色阳伞，左手压着一个不高兴的小姑娘。小姑娘身穿胸前绣着小帆船的红白格连衣裙，头戴白色蕾丝花边遮阳帽。她亲爱的妈妈还在帽檐上系了一朵粉色蝴蝶结丝带，怎么看也是被精心打扮了一番的。可是小姑娘皱着眉头，撇着嘴，像是快哭了，又像是倔强地看着远方。

我怎么能忘记这张相片呢？30多年过去了，我家搬了3次。遗憾的是，我妈的玫瑰色牡丹暗花缎面影集在最后一次搬家时散架了，照片不知遗失或夹在了哪里，也许哪天它又会跑出来，谁知道呢。欣慰的是，我家离那个街心公园很近，穿过一条马路就能走到。不变的是，我妈依旧叫我“苏姑娘”。

眼瞅着回单位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和我妈每天有一搭没一搭甚至无头无尾的闲聊终于有个尾了：“苏姑娘，你是不马上就要去上班了？不，上班前我一定要再去街心公园看看，亲眼证实一下吹笛子少女是否还在。”

大风天气过后，天空变得清透澄明。黄昏时分，我和我妈说：“咱们去街心公园走走，这时候人少。”我妈说：“街心公园现在可美了。说着我们向那边走了过去。

街心公园所有布局和设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。它仿佛就这样自然而然的，从30多年前那个初夏，经过暖冷更迭，走到了这个初春里。所不同的是，初春冷清的灰是主色调，干枯的桃花枝把头顶的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
吃过午饭，她带我们参观几处树林召镇发展变化的亮点，在一处乡村振兴项目，以流转土地方式，集中建在沙地上的大棚内，密植的西红柿秧吊挂在棚架上，每枝上还结几只果。承包人在筹划下茬的种植项目，果香给大伙摘几个熟透的西红柿，她自己也随便擦擦咬了一口，红沙的果瓢完全显露出来，她笑眯眯地擦着嘴。霎时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带领乡亲们植树时，进农民家盘腿就坐在炕上的果香。

当晚，她请我们吃饭，并请来当年在林工站工作过的几位老同事坐陪。炖羊肉、烤羊排、油炸糕等当地特色菜上了满满一大桌，达拉特旗产的白酒，火辣绵醇。26年的友情融化在这高浓度的乙醇液体中，好像有讲不完的理由，一杯又一杯，姜华还唱了几首草原歌曲助兴，一如她当年去北京整理材料时的开朗爽快。

22日吃过早点，果香和姜华陪我们到达拉特旗人民医院去做核酸检测。本来果香是参加完会议要回去的，得知我们去看她，改变了计划，坚持把我们送走才回。中午我们在牧场用餐，果香和姜华又赶来相送。在一桌丰盛的菜肴中，我见到了多年有所耳闻，但从未品尝过的炖风干羊肉。乍一看，那道菜跟普通的炖羊肉类似，但吃到口里，感到肉质干爽，肉丝成条，有种风干的香味，既纯厚又浓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，恰似主人的一片诚意。

壬寅年的春夏之交，气候温和宜人，我们实现了对树林召和王果香的回和访。她既是一名治沙模范，也是一位新闻人物，更是我们无法忘怀的朋友。

他们敲定，老板出钱，在铜台沟集市，搞一个像央视开门大吉那样的歌曲竞猜节目。临场随意抽取10首歌曲，前8首，每首4千元，第9首8千元，最后一首1万元，计5万元。由托管班的孩子按响旋律，由朱然上台猜歌并演唱。演唱义演，猜中歌曲的钱，都归托管班。

之所以请朱然，是因为他去年参加了电视台一档很火的娱乐节目，取上了名次，在县城名声大噪。

去请朱然，是白丽菊的事。

白丽菊踌躇。她和朱然，处过一段，已分手。

她给他电话，他竟惊喜地喊，白丽菊！

两年多不联系，他能立马答话，知道是她，这让她温暖，也让她感动，内心汨汨的暖流，横溢。

朱然说他一直在等她的电话，热烈欢迎她上门。

这样，白丽菊打消了曾冷落他的愧疚，有些颐指气使，让朱然给留守儿童去做贡献。

朱然干脆，说我唯你马首是瞻，更何况，为了孩子！

舞台在一片空旷的沙滩。

主持人款款上台，说这是乡团委和企业联袂举办的公益活动，是对歌手能力与智力的考验。假如10首歌曲全部猜中并演唱，将获得5万元奖励，且全部捐给孩子。

铜台沟托管班20多个孩子在首排就坐。小

我妈如向导一般，告诉我要从这条小径走、那个长廊过，陌生到像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，熟悉到像还在对我喊着“小心台阶”。我故意放慢脚步走在她的背影里，心头突然涌上与母亲，与这个城市、这片大地融为一体踏实时感。

看，那是不是你小时候咱们一起来照相的雕像？我妈指着不远处的“吹笛子少女”，回头对我说道。

可不就是嘛，那你还说被移到商场那儿了。肯定是不经核实，听阿姨们说的。我佯装怪怨地说。贾姨、申姨她们是我妈工作时的好同事、退休后的好邻居、一辈子的好闺蜜。

哦，忘了和你说过了，那天我去商场那儿留心看了下，广场边上也摆出一个吹笛子女孩的雕像，和这个很像，也有可能就是模仿的，可

女孩旁边是鹿不是鸟。和这个比，那个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对了，是神韵。说着，她掏出手机，对着雕像竖比一下，横比一下，手机咔咔响个不停。我妈还是那么爱照相。

她的面庞模糊在光影里，我想象着彼时那熟悉的表情：喜悦中流露出一丝小天真。然而，她举着手机的手又把我拉回到此刻：骨节突出，看不出一点肉来，黑黄的皮肤上隐隐有几颗斑点浮动。恍惚间，它似乎变成了头顶的枯枝在风中摇曳。这还是30多年前那个一把将我压住的手吗？站在今天街心公园这个时空的坐标上，我尚能以30年的刻度回望过去。未来呢？我还能寻得到和我妈背影重叠的踏实感吗？那么，让时光凝结在此刻吧。

妈，别空对着景拍了。走，咱俩再去雕像前照张相。我的手机自拍效果可好呢，美貌。我大声道。我妈诧异地看了眼过去不爱照相、现在仍然不爱照相的我，赶紧说：

好好好，别用你的手机拍，用我的。美貌后不自然，再说照在我的手机上，我知道存在哪儿，以后想看的时候好找。说着她忙把我拉到雕像旁，举着手机说：就这儿吧，你看这个角度怎么样？人和景都有了吧？

可以呀，照相你是专业的嘛。

那照了啊，茄子！别动，再来一张横的。

雕塑少女眉头深蹙，眉间怅然化作指间晚笛阵阵。笛声向地面倾泻而下，激起几重波浪。波浪翻滚成小鸟、大鸟，最后终于变成天鹅向少女如云似风的发海。流转轮回。

落日余晖。街心公园的小路上浮动着一条金色的光之河，静静地流淌着。光阴就像一条河，必须向前奔流，不然，就是死水一潭。姥爷过世10年，此时他的话却如晚笛一样在我耳边萦绕。

手机一震，是我妈发来的照片：自拍模式让我们本就看上去相似的弯弯笑眼愈加像得明显，照片的上半部分是雕塑少女吹笛的上半身和展翅的飞鸟。

夕阳将天空染成了一片橙红色的海。街边老楼房昏黄的灯也三三两两亮起，就像小时候姥爷点的酥油灯，一盏盏幻化成金色的水滴，汇入天边的海。晚笛化作飞鸟融入海里。是的，明天它还会飞回，在这个城市响起。

抱抱孩子

未领着11岁的黄浩走上台，揿响了第一首歌曲的旋律。是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朱然轻松猜中并演唱。在台上，他一露面，观众席几个女孩子兴奋地喊，朱然，我们爱你！

活动很流畅，进行到第9首歌曲。但第9首的旋律响起，歌忒陌生，朱然茫然了。主持有人说，规则和开门大吉一样，或原音再现，或歌名提示，或亲友相助，可以任选其一。

他在犹豫。

前排的孩子在喊，朱然叔叔，加油！

他说，这首歌我根本没有接触过，原音十几秒，歌名提示一个字，我肯定答不上，而亲友，我没有亲友。他的汗涔涔流下来。

此时，白丽菊站起来说，我是朱然亲友，我来提示！

朱然问，你？你知道？知道，是《终极信仰》。果然是。

他说，这首歌，第一次尝试，但为了孩子，我必须唱下来。居然真的唱下来了，而且饱含深情，泪水涟漪。

尤其以下几句，险些哽咽：悬崖上的花，越芬芳越无常。我不害怕，因为有你在等着我。

最后一首歌，主持人问他，朱然，您还挑战吗，求助的路堵死了，如果答不上来，唱不下去，所有的奖金就清零了，孩子们什么也买不到了。